史記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須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籍秦昔反字羽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梁父即楚將項燕正義曰燕烏賢反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爲王翦所煞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煞不同者蓋燕爲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紀不同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

（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逮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　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　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乃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

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今在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扛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狩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正義曰張晏云

項羽殺宋義時相楚爲羽使懷王將是時栢楚亡在澤中梁曰栢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至外待梁待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栢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慴伏索隱曰說文云慴失氣也慴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注至吴許陳王命拜梁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駰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

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
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
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
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著青帽如淳曰將起猶言新起也按爲蒼頭軍將起欲立陳嬰爲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爲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
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
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爲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爲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
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
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　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
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
之間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
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
景駒爲楚王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
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湖陵屬山陽漢

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後爲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索隱曰音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勦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

她字當音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駰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也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

起之將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蜂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皆爭將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

也正義爲偽反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

爲楚懷王徐廣曰地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爲號若順民望陳嬰爲楚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正義曰盱況于反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臨淮水

都懷王之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

地志云亢人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曰子余反軍救東阿正義

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

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正義曰下使色史反趣音促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

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

黨與也　索隱曰高誘戰註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

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賈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利以除巳害遂背德可藉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巳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　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假以要齊留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昆吾之國按攻州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軍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城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大

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外黃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内黃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

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是也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應劭曰天子曰丞相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新立楚之後故置其官司皆從其舊以沛公爲碭郡

長應劭曰長郡守也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至今爲縣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安陽杠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遽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〻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

鉅鹿南棘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絶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文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齎三日糧不至邢州明也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縣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鄆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旅入齊、路義雖免送子曲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絶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无鹽爲長濟河絶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變曲說之也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言志在大不在小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人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會。索隱曰服虔云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之人徐廣曰芋一作半五升器也駰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正義曰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渡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乃獲

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
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
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
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
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
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
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
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

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音奏）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漢陽周縣也）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

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

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

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謂侯謂關治侯也以小狐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注陛東也形從長蘇秦相六国號為合從關西地形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注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椹也[illegible]注三蒼云質坐椹也妻子為僇乎[illegible]孤疑陰使侯始成徐廣曰候○索

隱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〻、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也在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爲三戶津也淇當爲湛案晉八王故事云王浚伐鄴前至梁淇孟東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闞駰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字又不同宜重考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汙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汙城酈元云汙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汙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地也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

則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墟南舊地名號此冢也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應劭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之函谷關者也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圖志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

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偽反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

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垢反魚名駰案服虔曰鯫音淺鯫小人貌也駰曰楚漢春秋鯫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

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

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紛拱反盾食允反）

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直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正義眥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跽其紀反謂長跪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索隱啗音徒覽反以食餧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illegible]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

臣請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音應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

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正義暴蒲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猶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構解蘇林云構和也是構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正月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鄭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

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任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從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段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叔丘字中陽瓚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

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爲潁川郡夏禹之国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国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攺曰襄国立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国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三十二里本六国偃姓皐繇之後是所封也縣布六皐繇之後若六国鄱君吳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爲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正義鄱陽今番音婆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俠居至魯隱公徙蘄音機字義帝柱國共敖正義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爲臨江国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荊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從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都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從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淄此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因此地後大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博城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南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爲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王九郡都彭城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正義曰彭城徐州縣漢之

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曰初得軍於戲水下令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爲旌麾之下乎顔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項王出之國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家歲時常祠不絶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

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正義曰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

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胡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駰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韋路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詹遠路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彼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丹不下而已破敢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令得關中如約即正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

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殷王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發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云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飲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東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董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凡五十六萬人東代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湖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

時爲朱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爲附庸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旦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
泗水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
曰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正
義曰括地志云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義
曰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莨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郈其西行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漢
軍卻爲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瓚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
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正義爲于僞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
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窅字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鄒誕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從太公呂后間行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

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 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 文穎云五當爲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斷說得之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 正義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鄭之

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地杜預云成皐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　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爲湖漢帝時歷陽淪爲歷湖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

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君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髑髏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

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西面擊之紀信乘黃屋正義曰李斐天子車以黃繒為裏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正義曰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

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索隱曰音徒凋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上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

倉西三皇山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二澗横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　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爲机机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桃祭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的人亦謂此爲俎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爲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

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知可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徒了反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説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爲陳

所幷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

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

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之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外黃恐故

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阬者東至睢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

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

鄙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皐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　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

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伏按古濟水當此郡河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　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漢書音義曰眛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者爲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宮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鄰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一爲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

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
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
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爲太康南止軍與淮陰侯
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駰案晉灼
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
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
分地正義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爲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
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
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自陳著海并齊舊地

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于偽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洨下交切駰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洨音戶交反大司

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偃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芻爲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爲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王美人冢

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隹顧野王云青白色也釋畜云倉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色庾反行色郎反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騎其綺反單乘曰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戲同許危反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屬音燭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紿曰左（顔曰紿欺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子律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

東分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曰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大故反馳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五披彼反靡言精體祗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黄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艤音儀一音

（檥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　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十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正義曰音奇）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

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為汝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滱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按漢書表及後漢作憙音

大志反封楊武爲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　正義曰吳房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爲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爲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正義曰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云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

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爲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桃侯也平皋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枝佗音徒何反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正義曰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代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三年謂高祖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僞楚狐鳴

雲蒸沛父　劒挺吳城　勲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世　卒爲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謚者以為天子賜則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嬀汭即號有嬀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嬀為姓云姓嬀氏分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字季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

季布猶稱姓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煓與湍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

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云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者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姑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況數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始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亦引

識記好奇勝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丈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耶理而言斷可知矣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媼劉季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張也許北人呼為擺而吳楚謂之諱諱詐也仁而愛人

喜施正義曰喜許記反施尸豉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韋昭曰貰賒也○索隱曰鄒誕貰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一云貰賒也說文云貰貸也臨淮有貰陽縣漢書功臣表貰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貰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貰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蓋子云傅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

長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弃不責也故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索隱曰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愷云上音蹤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甫徐○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也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斂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賮轉為進宣亦數貢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應劭曰紿欺也紿音殆○索隱紿音臺云紿詐也劉氏云紿欺也何休云紿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詘正義詘音丘忽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沛公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顯事少所嗜欲聲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雜後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吉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送寧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illegible]

因餔之正義曰必據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餔之國語云闔中童子無不餔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

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時時冠之正義音官下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正義曰肖官顏師古云後號爲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爲亭長理應提

又刻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二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疢○索隱曰按大康地理志云畤在櫟陽故城內其畤若畦故曰畦畤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若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哀然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訛母水精也比皆讖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昌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其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

人乃以媼為不誠欲笞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笞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媼因怒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覺謂寤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一云自恃輒其帝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一甲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駰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徐廣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師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

弟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致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六斛亦為二世然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弟十八子也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蘄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案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則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爲保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索隱曰小顏謂拔城多族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若有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 徐廣曰九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戈誤也

而釁鼓 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釁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爲釁[illegible]瓚以爲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應劭云釁呼爲[illegible]馬融之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罅音火稼反

旗幟皆赤 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游謂與士卒爲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幟[illegible]音式[illegible][illegible]音熾 由所殺蛇

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與音預山陽郡○索隱曰劉氏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湖陸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字文陳人文穎曰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曰今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北入渭及今其水東注有戲驛存焉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下有守壯則平非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

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韋昭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登音千歷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以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文左司馬曹無傷曰此已下更不見皆易以益云左司馬無傷得泗州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方亢父音甫縣任城郡○索隱曰舊音剛劉伯莊包愷並同音苦浪反○正義同音剛又古浪反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也征兵拔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陳涉傳云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郯號曰大司馬又不稱甯縣君東陽甯君有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言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

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邑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

[illegible]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徇正地許皆稱陳尼章所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數卯遣司馬尼將領兵北地定楚也孔文祥曰鄧別遣尼番相又一說云撥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北也亦通也

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

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六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碭城爲梁國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爲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豐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吁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曰濟州縣也破

秦注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
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
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觀也收敗卒自振迸
下拔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
按二說皆還其濮陽縣北臨濮河古秦軍北臨黃河南鑿瀟引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楚軍
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
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
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屬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
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然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
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

〔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者繣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音如字鄭音遏絕之遏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漢表青封信陽侯正[illegible]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

曰令尹陳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若侯之御推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近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　索隱曰韋昭云憤激也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　索隱曰說文云僄疾也悍勇也亦云僄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猾賊也　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徐廣曰遺一作噍噍噍食也音才笑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為無噍類也　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陳涉梁等也數進所角反

所攻取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陳[illegible]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illegible]虞曰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

剛武侯 索隱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諡○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頻二人詭是

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 正義曰並鄉名也故字或作許音詡今蒲漢書作蒲並蒲也 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贊曰陳留圉在雍丘西南

酈食其 鄭德曰音歷異基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

正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將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衞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索隱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地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轘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爲名一云轘轅爲坂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陽城縣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地理志南陽有犨縣。○索隱曰齮音蟻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鄧州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百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犂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遲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曰早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

郡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爲殷侯，（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水是也。地志云秦爲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高武侯鰓

曰鯫音魚鯫之鯫晉灼曰功臣表戚鯫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
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或當為穰而無手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非成封穰侯江
夏有穰是所封也○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安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甚初封江夏
之襄也還攻胡陽上云陵○索隱曰韋昭云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
皆降析酈如淳曰特益反○索隱曰鄒誕生音湯縣蘇林如淳音櫟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
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遺魏人寗昌使秦使者未來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
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
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
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 索隱曰左傳云晉司馬 定營所以臨上洛 謂晉將以兵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內縣武關又太 東地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境關上在武關之西 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 應劭曰鹵與虜同 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 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也 正義曰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與項羽封十八諸侯立沛公為漢王後到頃五年以翻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卻書初至霸上戰之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 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万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顏師古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先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以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服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曰漢傳國璽〇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發行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以水和令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且水以兒也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〇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曰樊噲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我曰嬰云以以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正義曰休息也

也樊噲□乃封秦重寶財 還軍霸上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師古曰隱

伯莊樂彥同 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

音丁反 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詩書

者棄市○索隱曰禮云刑人於市 吾與諸侯約先入

與衆棄之故今律謂殺刑為棄市也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

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

參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

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

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

名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堵牆也 凡

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遂守函谷關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鯫生說我言鯫小生即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illegible]正也其水[illegible]絕岸數丈[illegible]谷中無內諸侯

羽果　兵西欲入　　公已定

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正義曰許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

封 正義曰曹無傷欲亂項羽求封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索隱曰[illegible] 項羽得從[illegible]

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並音甫 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

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

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 正義曰項羽本紀云[illegible]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也以文諭之 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 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illegible]東十七里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 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之約今羽北救趙故不為任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天下既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曰[illegible]浩云史官以月半[illegible]時試書正月比旨悅云廿八年春從正月也頫師以以為正也[illegible]月諱皆大初下[illegible]記事[illegible]頃之項羽自[illegible]

[illegible]

以楚[illegible]地方君[illegible]立沛公為漢王括地志曰梁州本漢中以漢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今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所治谷口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万年董翳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也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因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殷王紂都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今屬廬江六縣名

地理志云六縣屬六安國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文穎曰面東云今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從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索隱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正義曰[illegible]云杜今杜陵也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縣宣帝葬之也北去宣帝陵五里括地志云故杜伯也入蝕[illegible]李奇曰蝕音[illegible]在杜南[illegible]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illegible]曰[illegible]音[illegible]文[illegible]也地形[illegible]

[illegible]蝕去[illegible]道[illegible]良計[illegible]

羽遷東義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正義曰跂音丘豉反許慎云跂舉踵也司馬彪注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上音時掌反〕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趣音促〕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

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
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
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音悅）說（音稅）田榮請兵
擊張耳齊予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
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
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
還（旋）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比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
走止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槐里）
[illegible]

王吸出武關（[illegible]以舍人從起豐[illegible]將軍封廣平侯 吸以中涓從起豐[illegible]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西三十一里荊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illegible]音更雅反），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

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縣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葉首自言曰遊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亂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

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雒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兗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

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爲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

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與項
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
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
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
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
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

請曰反國之王難與守。然因共殺豹。心依前漢書案表三月豹以紀三月榮陽

漢三殺魏豹而又云四分之一月周苛殺豹。魏豹漢王者不同項羽殺紀以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

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

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反又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邑王封諸梁子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

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

趣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曰劉澤傳跳驅至長安顏文音徒彫反通作文云跳猶為跳也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爲滕令故呼爲滕公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蘇林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劉賈將卒

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　[illegible]東郡白馬縣）入楚地

佐彭越擊破楚軍燕郭西（[illegible]南燕國也　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

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

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

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蘭一作蘭）往擊

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

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

挑戰（正義曰挑田弔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皐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迫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二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方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

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

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

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

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

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

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

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

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齊都等而徙逐故

索隱曰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

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匈中矢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捫足。或云匈，則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病甚，因馳入成皋。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

[illegible]

[illegible]如軍[illegible]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

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

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

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

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

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

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illegible] 漢王敗固

陵 晉灼曰即固始 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

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 武王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甫 [illegible]縣 隨何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垓下 徐廣曰 [illegible]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illegible] 卻孔將軍費將軍縱 正義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 [illegible]

[illegible]侯也大、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illegible]雞鳴[illegible]也[illegible]遊秦[illegible]楚歌猶吳謳也。按[illegible]令[illegible]楚舞[illegible]爲楚歌，是楚人之[illegible]聲也。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

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氾音敷劍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許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吳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

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曰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帝欲長都雒陽齊人婁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illegible]

羽之將於帝微諸侯 騎今降漢高祖 利幾恐故反 丁公 高帝自將擊之 利幾走

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

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如淳曰 徹侯

諸侯之 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 李奇曰為恭也 如今卒持帚者也 迎門卻行高祖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蔡邕曰不言帝 ○索隱曰

臣瓚非稱王為太上皇已行故事矣蓋太上皇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顏氏按前說一以衛天子以示家行禮也然父有識之老況天子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灼劉寶云若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書及漢紀皆作齊肯劉顯云田肯也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高祖入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也索隱曰案虞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也縣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以其下之利二也李奇曰河山之險也地勢高順流而易以天下承懸隔

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中之二焉秦以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請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持戟之一何山險固形勝其勢必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焉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縣諸侯十萬齊地形勢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索隱曰許慎曰瓴罋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池渡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退別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懸于編東而後復歸之言焉秦所成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爲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中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闊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索隱曰乃于川上淮東也號榮按以吳上公總言吳別言荊者以山命之也廿西有荊山在比陵陵界賈封吳地而號荊王指此義也陳地理志云吳陽羨縣本名荊溪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索隱音義曰此言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徒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邊邑小大者七十餘城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illegible]故大其都也

論功與諸列侯剖□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奇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

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祖爲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爲正者蓋象秦作前殿度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所謂北闕○索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也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

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正義曰卮飲酒禮器

[illegible]卮[illegible]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正義作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illegible]

剽邑穰城手ラ從六民安其之求
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人等唱陽陳豨曰東
瓏海今以緣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豨爲列侯徐廣曰豨以定擊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
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孔戎曰陳豨將也又劉伯
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今漏河西北
今在博州西北深位隨四說云王莽元城人言近河聊

指少墳墓爲水所衝引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二
八深川此王莽河因淄池義曰括地志不
戰在聊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
攝也戰國時亦爲齊邑秦漢皆爲東郡之聊城地漢
將軍鄭袞與齊將擊大破之六 漢書百官表曰
周勃太叫秦官衛尉
日自上安下日尉道太原入 駰案昭曰
武官悉以為稱 定代地至馬邑馬
邑不下即攻殘之綸 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
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 如淳曰文紀言都中
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
都二歲 遷都於中都也 春 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
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
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

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

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徐廣曰在蘄縣西集解漢書音義曰會音甀保邑名甀音直僞反○索隱曰漢書甀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

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頸自為歌詩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州安曰音故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水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蔚州飛狐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悍負芻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齊湣王索隱曰名地宣王子王建祖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

三十五里漢舊儀　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帝
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
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
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
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
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
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

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爲帝有本脫巳字者妄劉漢書云已下杜

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索隱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之後有缺輒補之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爲

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似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駰案史記音隱曰僿音先代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氏引音隱云僿音先志若蔽蔽㒓莽材近故以蔽為僿耳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濩久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

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